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戴禮記卷一至三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孫溶

校對官贊善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邱大猷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大戴禮記目錄

禮類三 附錄

卷一

王言

哀公問五儀

哀公問於孔子

禮三本

卷二

禮察

夏小正

卷三

保傳

卷四

曾子立事

曾子本孝

曾子立孝

曾子大孝

曾子事父母

卷五

曾子制言上

曾子制言中

曾子制言下

曾子疾病

曾子天圓

卷六

武王踐阼

衛將軍文子

卷七

五帝德

帝繫

勸學

卷八

子張問入官

盛德

卷九

千乘

四代

虞戴德

誥志

卷十

文王官人

諸侯遷廟

諸侯釁廟

卷十一

小辨

用兵

少閒

卷十二

朝事

投壺

卷十三

公冠

本命

易本命

臣等謹案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隋書

經籍志云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

戴德撰梁有諡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

注亡崇文總目云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

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云今所存止四

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

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

七十四而韓元吉熊朋來黃佐吳澄竝云兩

七十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蓋後人于盛德

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為六十七其餘篇

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為七十二或
至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改為七十三或至諸
侯釁廟第七十三改為七十四故諸家所見
不同因有新析一篇則與舊有之一篇篇數
重出也漢許慎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
說盛德記即明堂篇語魏書李謚傳隋書牛
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知析盛
德篇為明堂篇者出于隋唐之後又鄭康成

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隋唐間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云然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為三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隋志又曰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為

四十九篇今攷孔穎達義疏于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樂記篇第劉向列之別錄即與今不殊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向當成帝時校理秘書橋仁親受業小戴之門亦成帝時為大鴻臚劉橋所見篇數已為四十有九而融遠在後漢之季小

戴書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嘗受學于融者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附會大戴闕篇以為即小戴所錄而尚多三篇不符遂漫歸之融耳然因是而知隋唐間大戴闕篇與今本無異故今本卷數適同隋志卷數也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

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
是也書有注者八卷五卷無注疑闕逸非完書
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殆以注歸
之康成考注內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
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王應麟
困學紀聞指為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
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
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

續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書正文併
注訛舛幾不能成誦而永樂大典內散見僅
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
記之文參互校訂附案語于下方史繩祖有
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其說今不可攷然先
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經之羽翼也乾隆
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戴禮記卷一

王言第三十九

哀公問五儀第四十

哀公問于孔子第四十一

禮三本第四十二

王言

案王各本訛作注
今據篇內訂正

漢 戴德 撰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

言之閒也

案閒古閑切劉本朱本沈本作聞據下文云吾王言蓋對今之君子所言不出士大夫之

言之閒今從袁本程本高安本方本

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

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案王字篇內凡十九見曰王言者二曰明王者十六曰霸

王者一程本朱本沈本並訛作主劉本袁本高安本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此一處未訛今據以訂正考鄭康成注坊記云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避諸侯也韋昭注國語于魯語云大夫稱主妻亦如之于魯語云大夫妻稱主從夫稱也爾雅釋詁林丞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主字不得列其間曲禮凡執主器注云主君也疏云禮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為君者故并曰主蓋曲禮稱凡執主器概

就為臣者言不遺其臣于大夫者今此篇陳明王所以
王天下之道不得稱主明矣況霸王對舉謂霸者王者
不可言霸王甚明王肅私定家
語多勦襲此書仍作王言篇
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

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

也案孫遜古通用得夫子之間也難案間古莧切朱本沈本訛作聞下同今從劉本袁本

程本高安本方本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

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

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案居字從方本

訂定他本脫此字楊氏先聖大訓載此篇亦作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

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案馬他本訛作

馬今從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案此下舊注里一本作理乃校書者所加

劉本非盧氏雖有博地衆民案地沈本訛作不以其道治之施今從各本

案道他本訛作地今從方本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

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

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

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

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

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

案麋眉古通用舊注麋一作眉亦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參女以明王為勞乎昔者

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

過也政之既中案既沈本訛作不今從各本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

也明王奚為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市鄣而不

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

而無征案此下舊注一作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亦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此六者

取財之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王焉取其

費也會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

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

上好德則下不隱

案此下舊注一作上好德則下隱隱亦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

上惡

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

矣

案則政二字他本作則貞則正四字就上文廉恥有別為七教之一此句乃總上文因政訛作正更衍則

貞二字耳今從方本

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本正

矣

案朱本作則正矣方本作本正矣他本皆作是正矣當是則本二字訛成一是一字今從朱本方本合訂

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于仁則

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

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窺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

菜內

納古通用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

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

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

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

時考之

案而他本訛作如由音近而訛今從方本

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

者懼

案他本脫者字今從劉本

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

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

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

案保練古通用

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

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

索百步而堵

案古者以長百步濶一步為晦堵字當是晦字之訛堵高一丈濶六尺非百步也

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

案井九百晦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此云千步非也千步二字

當是方里之訛

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

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

案與他本

訛作興今
從方本

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

來至朝覲于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

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于百姓非以充府庫

也優怛以補不足

案優各本皆訛作慢考楚辭九章曰傷余心之優優則優字之義可見今

從楊
本

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

可復其跡可履其于信也如四時春夏秋冬夏其博有萬
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如暑熱凍寒

案如他本訛作
夫今從方本

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

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
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會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
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
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
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會
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
之名案必他本訛作以今從方本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
知其所在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

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
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

興

案明譽猶顯譽也惟沈
本作名譽今從各本

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

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
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
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
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愛人知者莫大于知賢政者莫
大于官賢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

後可以證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
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
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
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哀公問五儀

案儀各本訛作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訂正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政何如
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
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

甫句屨紳帶而措笏者

案句荀子作約

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

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葷斬衰

管屨杖而歛粥者

案管他本訛作簡攷荀子作管今從方本

志不在于飲食

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

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案此下荀子有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

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凡二十六字此文脫

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

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

案邑愧古

通

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已憂動行不知

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于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

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置

案置他本
訛作買考

後卷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
于心色也可證其心不置之義今從劉本

仁義在已而

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

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

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

案他本脫可字
今從朱本沈本

孔子對

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

繩而不傷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窮為匹

夫而願富

案窮他本訛作
躬今從方本

貴為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

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
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
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
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
月雜于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
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莫知其善

案莫他本皆作不
今從永樂大典本若

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于孔子

哀公問于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案此下小戴有然字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案小戴無夫字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案小戴作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

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

案小戴作即安其居

節

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二味

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

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

案色小戴作實

淫德

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

案忤小戴作午

求

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

案古小戴作昔

今之用民

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

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

案君下小戴有之字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

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

臣義

案義他本作嚴今從永樂大典本

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

案民小戴作物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

乎

案小戴無而字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

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也

案小戴作至矣

大昏為大

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
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
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
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

案社稷小戴在宗廟之下

君何

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案不固永樂大典本

作不問

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

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案何下各本多行以字方

本無前君何謂已
重乎亦無以字

孔子遂有言曰

案小戴
無有字

內以治宗廟

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

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者

政之本與

案者小
戴作其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

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

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

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

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

以及子配以及配

案配小戴
竝作妃

君子行此三者

案小戴
無子字

則

愜乎天下矣先王之道也

案先他本及小戴竝作
大今從永樂大典本

如此

國家順矣

案國上小
戴有則字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

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

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

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

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

君子也是為成其親名也已

案親下小
戴有之字

孔子遂言曰古

之為政

案之他本訛作人今從方本

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

身

案他本脫能字今從方本

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

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

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

案他本脫子字今從

高安本

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

案西東小戴作東西

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

案小戴無也字

是天道也無

為物成

案為下小戴有而字

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

寡人蠢愚冥煩

案蠢永樂大典本劉本訛作蠢

子識之心也

案識小戴作志鄭注

讀為識

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

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案他本脫故字

今從方本

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

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禮三本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

案生字程本方本並作性今從荀子史記及沈本

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

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

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

祖諸侯不敢壞

案壞他本作懷今從永樂大典本劉本朱本沈本蓋諸侯以始封之君為太祖

不敢壞謂不祧也

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郊止

天子社至諸侯

案至字他本作止今從方本及荀子

道及士大夫

案此下舊注一

本有荀子云六字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

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

鉅者鉅宜小者小也

案別字下各本有尊卑二字今從方本及荀子

故有天下

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

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

案待年謂農夫力田者也荀子作持手史記作

有持牲

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

卑也

案各本多重積厚二字今從程本高安本廣字他本多作光今從永樂大典本也字各本多作亦如

之今從朱本沈本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

大饗尚玄尊而用酒

案此下荀子有醴字

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

齊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案他本脫也字今從方本及荀子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

是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大羹

也一也

案各本多脫此二字今從方本及荀子史記

利爵之不卒也

案爵各本多訛

作者今從方本
及荀子史記

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侑之不食也一也

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

也

案各本多脫此二字
今從方本及荀子

大路車之素幟也郊之麻冕也

喪服之先散帶也

案各本多脫也字
今從方本及荀子

一也三年之哭不

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磬而尚拊搏

案左傳室

如縣磬服虔
讀磬為磬

朱弦而通越也

案各本脫也字
今從方本

一也凡禮始

于脫成于文終于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

案迭他本作佚今
從劉本高安本

其下復情以歸大一天地以合四時

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倡好惡以
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不亂貸之
則喪

大戴禮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戴禮記卷二

漢 戴德 撰

禮察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

禮察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
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

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

案他本脫所字
今從程本朱本

高安本

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

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

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

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徒衆矣

案徒他本

訛作禮今
從方本

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于將然之前

案各本多脫于
字今從沈本

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周易

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

案至各本訛作生今從方本

若夫慶賞以

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

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而

曰禮云禮云

案而各本多作如今從方本

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

微眇

案教各本多作敬今從方本及漢書

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為人

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

案先各本多訛作安今從方本及漢書

取舍之極

定于內安危之萌應于外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

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我以為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能廣大其德

案然而各本訛作然

則如三字
今從方本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

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無他故也湯武之
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易曰君子慎始差

若毫釐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為人主師傅者不

可不日夜明此

案不可不各本訛作
不可以今從方本

問為天下如何曰

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
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湯武置天下
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累

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
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
惡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
用仁義禮樂為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為天
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數大驗乎人言曰聽言之道
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
法令案今字下各本多衍子
字今從方本及漢書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
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

夏小正

正月

啟蟄言始發蟄也

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

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

案此下各本或

衍一居字或衍為居二字今從方本

生且長焉爾九月遘鴻鴈先言遘而

後言鴻鴈何也見遘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遘也而不記其

鄉何也

案而各本多作
如今從傳本

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遠者也

雉震响响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

案各本說作震
也者鳴也响也

者鼓其翼也徐堅初學記
兩引此文今據以訂正

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

必聞之何以謂之

案四字句絕篇內凡
三見皆申上之辭

雷則雉震响相

識以雷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

案此下各本衍
者字今從方本

用是見

君之亦有耒也

初歲祭耒始用暢也

案此下舊注暢一作暢及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暢音暢古通用

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

之也初者始也

案此條惟初歲祭耒四字是古經經不
僅曰祭耒而必曰初歲祭耒以祭必用

暢而用之自是始故加初歲二字以表此祭為終歲用
暢之始始用暢也正解經文言初歲二字所兼含之意
下復申之曰其曰初歲云者以暢是終歲之祭所皆用
初歲對終歲而言各本或訛作其用初云爾儀禮經傳
通解作其曰初云爾也者又移此句于暢也者終歲之
用祭也下文文理隔礙不可通其列夏小正經文增始用
暢三字為經愈生紛糾矣方本作
其曰初歲云者與下文一氣通貫

或曰祭韭也

案此五字當移下條園
之燕者也下舛誤在此

園有見非

案各本脫見字今從傳本

園也者

案各本脫者字今從傳本

園之燕者

也

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于南風也曰合冰必于南風解冰必于南風生必于南風收必于南風故大之也

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

上多也

案釋澤古通用

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

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獺獻魚

案各本多脫此三字今從方本

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

案與之下

舊注與疑作謂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

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

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

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知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

案其字傳本作具非

盡其辭也

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農及雪澤

案釋澤古通用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

案者字各本多作言

今從方本而後服其田也

采芸為廟采也

鞠則見

案鞠當作蜀爾雅蜀謂之柳詩召南鄭康成箋蜀在東方正月時也

鞠者何也星

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云爾

案云字各本訛在下條蓋記時也下今訂正

初昏參中蓋記時也

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柳梯

案梯各本訛作梯今從關本下同

梯也者發孚也

梅杏杔桃則華杔桃山桃也

緹縞縞也者

案各本脫一縞字今從方本

莎隨也縹也者其實也

案儀

禮經傳通解訛作緹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

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

先見者也何以謂之

案四字句絕與前屬北鄉及雉震响二條同

小正以著

名也

案儀禮經傳通解移上十字于篇題下非也此言小正立言之體以緹著而先見故不曰縞緹而名

其物候曰緹縞耳

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案一本作相粥粥呼也或曰桴媪伏也粥養也

二月

往耷黍禪禪單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案蓋各本訛作

羔今從關本

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暑祭

案夏各本訛作憂今從傳本暑

各本多作煮今從方本

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為

生也而記之謂羔羊腹時也

案謂羔羊他本訛作與牛羊或訛作與羊牛今從博

崧卿所言舊

本及方本

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不學

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

案舍采即釋菜古通用

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榮董采繁董采也

案繁繁古通用各本訛作榮黃菜色菜繁今從劉本繁由胡案

各本訛作田下同胡下又由胡者繁母也繁旁勃也案

各本訛作萬今從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所引皆豆實也故記之

昆小蟲抵蝼昆者衆也由魂魂也案由猶古通用各本訛作田魂螺也今從

劉魂魂也者動也案各本脫魂魂也三字今從方本小蟲動也其先言

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案各本脫至字又脫

一動字今從傳抵猶推也蝼螳卵也為祭醢也取之則

必推之推之不必取案各本訛作必不取今從傳本故言推而不言取

案故言各本訛作取必今從方本

來降燕乃睇案此下當脫一室字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

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眊也眊

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又謂之室何也案突

穴即燕之所為似穴而突出者也又謂各本訛作取與今從方本操泥而就家案操各本作摻

今從傳本入人內也案各本說作人人或作人入今從闕本

剝鯁案鯁鼈古通用以為鼓也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榮芸

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

三月

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

案亡各本訛作忘今從傳本

星無時而不

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攝桑攝而記之

案各本重一桑字今從傳本

急桑也

委楊

案委下舊注委一作萎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

楊則花而後記之

羴羊

案羴之言圍也謂其環聚

羊有相還之時

案還環古通用

其類羴羴然

記變爾或曰犂羝也

穀則鳴穀天螻也

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采識

案爾雅作識

識草也

妻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

始

案事字各本說在自卑下今從傅崧卿說訂正

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

祈麥實麥者

案各本作麥實者今從傅本

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

記之也

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田鼠化為鴽鴽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

昴則見

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鳴札

案爾雅作蛰

札者寧縣也

案爾雅注引作虎縣

鳴而後知之故先

鳴而後札

園有見杏園者山之燕者也

鳴蜮

案蜮古通用

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王萇秀

取茶茶也者以為君薦蔣也

秀幽

越有大旱記時爾

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

升也

案各本脫此三字
今從張本方本

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

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

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

案伐各本訛作牧今從傅本

故盡其辭也

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

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鳩則鳴鳩者百鷦也鳴者相命也其不幸之

案幸沈本訛作事

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

案本末猶初終謂或在初或在

終鄭注月令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

故其記曰時有養日云也

案各

本脫有字云訛作之今從方本傅本合訂

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

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案匱爾雅注作蜎

其不言生而稱興何

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

鳩為鷹

唐蜩鳴唐蜩者

案蜩下各本有
鳴字今從方本 匿也

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煮梅為豆實也

蓄蘭為沐浴也

菽糜已在經中又言之

案上初昏大火中說曰心中種
黍菽糜時也謂種黍與菽糜二

事皆以心中為候此民事之常記心中則二事
自見故云已在經中又言之非經重出此文也 是何也

時食矩關而記之

案是字時字各本互訛今從方本矩
當作巨大也古字規矩鉅細通作巨

經不復著種黍而詳記菽糜夏時以菽為糜乃時所食之大關或解矩為法者非

頒馬分夫婦之駒也

將閒諸則

案閒當作閑

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案此下舊注矩關一作短

閑夫婦一作夫卿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

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

案正各本訛作在今從方本

蓋當依依尾也

煮桃桃也者柀桃也柀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

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

案各本脫

言字今從傅本

七月

秀藿葦未秀則不為藿葦秀然後為藿葦故先言秀

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

案其字衍文

肆殺也

湟潦生革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潦而後有革革也

案下潦字各本亦作有潦今從傅本

爽死爽也者猶疏也

革秀

案革爾雅作蒨

革也者

案此下各本衍有字今從傅本

馬帚也

漢案戶漢也者天漢也

案各本脫此四字今據文選西征賦月賦注所引

案戶

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寒蟬鳴蟬也者蜺蝶也

初昏織女正東鄉

時有霖雨

灌荼灌聚也荼藿葦之秀為蔣褚之也藿未秀為菱葦

未秀為蘆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

剝瓜剝瓜也者

案各本脫此四字今從傅本

畜瓜之時也

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

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

案兩也者各本脫也

字今從月 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何也 案各本脫者何二字今從傅本

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辰則伏辰也者房星也 案各本脫者字今從通解本房各本訛作謂今從初學記所引

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鹿人從鹿人從者 案各本不重鹿人從三字今從方本 從羣也鹿之養也

離羣而善 案此下各本衍而字今從傅本 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

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也者 案各本重一人

字今從方本 大者于外小者于內率之也

駕為鼠

參中則旦

九月

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遘鴻鴈遘往也

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

陟而後蟄也

熊羆貉貉鼯鼯則穴

案爾雅注引鼯鼯則穴各本訛作鼯鼯則大

言蟄也

案

本作若蟄而今從方本

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

案各本不重王始裘三字今從通解本

衣裘之時

也

辰繫于日

雀入于海為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

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初昏南門見

案此月南門三星朝見于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字乃衍文

南門者星

名也及此再見矣

黑鳥浴

案鳥各本訛作鳥今從關本

黑鳥者何也鳥也

案各本脫黑鳥二字及下

也字今從傳本

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時有養夜養者長也

案各本脫夜養二字今從關本

若日之長也

玄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也

案古語謂隨變而成者曰蒲盧

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

王狩王狩者

案各本脫下王字今從傅本

言王之時田也

案各本脫也字今從

方本冬獵為狩

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晉人不從不從者弗行

案此下有脫文

于時月也萬物不通

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

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十有二月

鳴弋

案弋鳶古字通

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

而後知其弋也

玄駒賁玄駒也者螳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

納卵諒卵諒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

案且各本作旦今從傳本

故記之也

大戴禮記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大戴禮記卷三

漢 戴德 撰

保傅第四十八

保傅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

凡三十一世

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

凡三十七世

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

孔子曰性相近

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

暴卒疾也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因舉以禮

案各本作太子及生

因舉之禮漢書賈誼傳作太子迺生顏師古注迺始也魏書李彪傳所引作因舉以禮與新書合今參據改正

古即殷周時也

使士負之

卜其吉也

有司齊肅端冕

案齊肅各本訛作參風興今據李彪傳所引改正

見之南郊見

於天也

齊肅

案各本訛作參職今訂正

謂三月朝也端正也冕服之正

過闕則下

敬君典法之處

過廟則趨

逕闕故下

宋逕各本訛作遙今據儀禮經傳通解改正

望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

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

保保其身體

保謂安守之

傅傳其德義

傅猶敷也

師導之教訓

師傅之教大同也師主于訓導傅則受而述之書序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也

此三公之職也

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古尚書及周禮說義與此同故先儒論者多依此為說也

于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卿也謂之孤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記者因成王幼稚周公居攝又以王少漸聖賢之訓
長終封禪之美故據其成事同于太子而始末序之
取明殷周之隆師友為先也

故孩提

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教之

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于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

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日見正事聞正
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
毋正也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
能毋不正也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
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

恐其懈惰故以所嗜好而誘之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案他本脫去天字今從劉本

習貫之為常

言人性本雖無善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

習之為常自氣血始

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其太子幼擇師友亦然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案各本作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官也
今據賈誼新書及漢書訂正

古者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
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

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咸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于地惟象于天半見也故上爵也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者既成于

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案輯下舊注輯一作緝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注文

學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成王學竝正于三公也獨云太傅舉中言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

膳之宰

案有下各本衍
微字今從方本

太子齒于學有榎楚之威成王雖幼固與成人等且

王既冠

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

過書而宰徹去膳

案此下各本衍夫膳二字今從方本及太平御覽所引

宰之義

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于是有進善之旌

堯置之令進善者立于旌下也

有誹謗之木

堯置之使書政之僣失也

有敢諫之鼓

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

鼓夜誦詩

賈誼云瞽史誦詩然瞽與鼓聲誤也夜史為字誤

工誦正諫大夫進謀

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諫之

以義後于瞽史

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

量知授業故雖勞能受也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觀心施化故變善如性也

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祭日東壇祭月西坎以別內外以端其位

所以明有別也

教天下之別也

案別各本訛作臣
今從永樂大典本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

仲春舍菜合儻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

所以明有孝也

教天下之孝也

行中鸞和步中采茨

案此下舊注一作翬乃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

趨中肆夏

車亦應樂節步又中佩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謂

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繅曰行以肆夏趨以采

茨此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

夏則于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

文誤也

所以明有度也

教天下之儀也

葉各本脫之字今從永樂大典本

于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
玉繯曰凡血氣之類弗身踐

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皆先正于已

食以禮

謂俎豆傳列及食之等

徹以樂

于飲食之間又不忘禮樂

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

失孝敬禮樂之度也

明堂之位曰

案位當作禮與上所引學禮皆古禮逸篇

篤仁而好學多聞而

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

言能忠誠有立而果于斷割

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
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
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文強記接給而
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
史佚也

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立道于
前承于後置充于左列諫于右順名義也道者有疑
則問故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故或謂之輔

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

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

案所各本訛作
前今從方本

其輔翼天

子有此具也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
得也

賈誼云所上者告許也然得字之誤也

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

趙高官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三族也故今日即

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計者謂之詆誣

昔伊尹諫夏桀桀笑曰子為詆言矣莊辛諫襄王襄王曰先生為楚國詆與是也

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也鄙語曰不習為吏而視已事

案而各本作如今從

方本

觀前成事也古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鄙猶今言俗語然也

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

也然而不能從

案而各本作
如今從方本

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

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

必覆也夫存亡之變

案各本訛作敗今
從方本及漢書

治亂之機其要

在是矣天下之命懸于天子天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

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

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也

夫開于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夫服習積貫

則左右已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
案系各本訛作參能下各有相字今從方本劉本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

生而同聲及其長也重譯而曉之不能使言語相通嗜慾不異至于成俗其所行雖有死之可畏猶不相放為者皆教習使之然也

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

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也

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時務也

時猶是也

天子不諭先聖王之德

案諭各本訛作論
今從方本及漢書

不知國君畜

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

不闕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

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于父母不惠于庶民無禮于大

臣不中于刑獄

案刑各本訛作制今據儀禮經傳通解
訂正此下舊注無一作輕乃校書者所

如非盧氏注文

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信于諸侯

不誠于戎事不誠于賞罰不厚于德不强于行賜與侈

于近臣遊愛于疏遠卑賤

案遊各古字通用各本訛作鄰今從方本

不能懲

忿窒慾

言不勝其情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

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

案其各本訛作之今從方本

太傅之任也

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

聲有準乃中律

進退節度無禮

節度或為即席

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妄顧咳唾

案妄各本訛作

安今從方本

趨行不得

趨或為走

色不比順隱琴瑟

隱據也言按禮樂之器

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瞻其學

少師與天子宴者也

左右之習反其師

左右所習不順于師也

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
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
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

此

下各本行縱
字今從方本

上下雜采不以章

惑于朱紫不以典章

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

案集通解云當作譙

不以節凡此其

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而易

案而各本作如今從方本

自放縱也

樂而湛

湛以樂也

案儀禮經傳通解作過于樂也

飲酒而醉食肉而餒

過其性也

飽而強

強勉強也

饑而憊

憊貪殘也

暑而暍

暍傷暑也

寒而噉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
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

環旋也

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謠聲

音不中律宴樂雅誦

案誦頌古通用

迭樂序

案迭各本訛作送今從方本

輕用雅誦也凡禮不同樂各有秩苟從所好亂其次聲樂之失任在太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

焉知天道也

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

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也

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易曰正其

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

據易說言也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皆慎始敬終
云爾

元者氣之始也夫婦化之始也冠昏人之始也乾《
物之始也獲麟春秋終也頌者詩之終也吉禮禮之
終也未濟易之終也此其重始令終之義也以言人
道當謹始而貴終也

素成

案下云故曰素成則此二字目下之辭各本作素誠繁成因訛致衍今訂正

謹為子孫

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

案行下他本衍仁字今從劉本如

是則其子孫慈孝

案他本脫去其字今從劉本

不敢姪暴黨無不善

三族輔之

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

謂古有斯言

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
為後世戒

斯王業隆替之所由也當重而祕之故置于宗廟藏
以金匱也

青史氏之記曰

案此下舊注一曰青史子
乃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

古者胎教王

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

宴室郊室次于寢也亦曰側室自王后以下有子月
辰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

嬪則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閉房而處也王后以七月為節者君聽天下之內政自諸侯以下妻同之也

太師持銅而御戶左

案師各本訛作史今據通解訂正

太宰持升而御

戶右

太師瞽者宗伯之屬下大夫太宰膳夫也冢宰之屬上士二人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樂為陽故在左飲食為陰故在右升所以斟

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緼瑟而稱

不習

謂逆序若淫聲

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謂非秩若不時緼瑟倚升示不用

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

貴中月管

太宰曰滋味上某

上某時味

然后卜名上無取于天

謂昊昊之事

下無取于墜

謂神州及社稷

中無取于名山通谷無拂于鄉俗

言不苟易于鄉俗也

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

謂避後之諱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
就太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外舍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

案各本脫外舍二字
今從永樂大典本補

虎闈各本作庠門又于師字下保字
上雜入庠門一作虎闈六字今訂刪

大學王宮之東

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
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履小義二十而

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
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
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
傳居宿于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于家也

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
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
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
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

衡平也半璧曰璜

衝牙

衝在中牙在旁

玼珠以納其間

納于衝璜衝牙之間玼亦作蟻

琚瑀以雜之

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

次玉

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環中矩進則揖之

案此

下舊注揖一作厭乃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

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古之

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棹以象列星

棹蓋弓也

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

謂視輪也車為月

此巾車教之道也

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自青史氏以下太子之事也

周后妃任成王子身立而不跛

案此下舊注跛一作跛乃校書者語非盧氏注

文

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偃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

太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

故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也古者婦人孕子之禮寢

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

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令瞽誦詩道正事如

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孕子之時必慎所感
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也

成王生仁者養之

謂乳母也

孝者緜之

謂保母也

四賢傍之

謂慈母及子師

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此前有與計

謂諸公也

而後有與慮

案此下各本衍也
字今從劉本方本

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

朝諸侯而一天下由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報告之義天
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
甫之厚以報地明以成功事就有益于天地若高者
加高而厚者增厚矣尚書中候曰昔者聖王功成道

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格藏世作頌聲封于
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英炳巍巍功平
世教白虎通又曰王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宣獄訟
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狩也按古受命之君
太平然後行巡狩封禪之事者諒有義也故管夷吾
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于三代惟夏禹殷湯周
成王而已其封山之禮要于岱禪地之禮別以云繹
其故何也以岱宗東方之岳非所易者其于衆山可

因義取尚故白虎通以繹繹者為無窮之意亭亭者
為德法審著凡封禪之禮周于恒霍及繼體之君獨
言泰山及受命者舉其始也封謂負土石于泰山之
陰為壇而祭天也禪謂除地于梁甫之陰為壇以祭
地也變壇為禪者神之也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
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于越

夫差內不納子胥之忠諫外結怨于諸侯無德罷百

姓故終縊于句踐也

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于匠黎之宮

厲公有鄆陵之勝而驕暴無道及遊于匠黎氏之家
為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百姓不哀救三月而
死也

威王以齊強于天下而簡公以弑于檀

案此下舊注一
有稟字乃校書

者語非盧氏注文稟即臺字之誤
各本正文復衍臺字今據注刪

檀臺名也簡公悼公之子齊侯主也威王陳敬仲之

後田常之六世孫田和之孫也田常弑簡公至和為
齊侯其孫號稱王大強于天下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

案各本脫秦字今從方本

二世以刺于望夷之

宮

穆公秦伯任好也德公之少子宣公之季弟其孫孝
公曰昔我穆公自岐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
為界西霸戎翟地廣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顯名
尊號謂此也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

作之以望北夷二世嘗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不
樂乃問占夢者卜言涇水為祟二世就望夷之宮而
祠焉趙高為丞相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而責之高
懼誅遂使其婿閻樂將士卒殺之望夷宮之內
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

君謂齊晉王謂夏殷

故成王處緹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
而弑沙丘任李兌也

武靈王肅侯之子趙武王也舍其太子章而立王子何自號為主父後有太子難李兌圍之于沙丘終餓于沙宮也沙丘今在趙郡鍾臺之南

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

國語曰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

一匡天下

匡正也謂陽穀之會施四教于諸侯

再為義王

陽穀與召陵也

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

葬之為言藏也管仲死桓公任豎刁狄牙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傅之公子而諸子並爭國亂無主桓公屍在牀積六十七日十二月乙亥其子無詭立乃棺赴焉七日辛巳夜殯至九月而後葬矣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

公子無忌信陵君也時魏地多為秦所并削安釐王
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信陵君率五國之兵攻
秦而敗之復得其地

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

藺相如趙惠文王之相也嘗以和氏之璧使于秦完
璧而歸及澠池之會又偪秦王為趙王擊缶是以秦
人憚焉故曰趙有藺相如強秦不敢闕兵井陘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

諸記多為唐睢又賈子胎教與此同安或為鴈或云
秦破韓滅魏而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國存者周瞻唐
睢之力也

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

昭王為闔廬敗于柏莒而越在草莽包胥裹糧跣走
請救于秦遂得甲車千乘步卒十萬敗吳師于濁上
王反而國存

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

襄王閔王之子法章也初齊之敗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遂殺閔王其子法章變易姓名為莒太史家庸齒去莒莒中齊亡臣相聚求閔王之子欲立之于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也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曰王既立在于莒也襄王五年而田單卒以即墨之師攻破燕迎襄王于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封田單為安平君

由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

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

昔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之者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文王出牖里求以洛西之田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

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

湯嘗出田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

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而祝曰欲左左欲右
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乃及
禽獸于是朝商者三十國二垂謂天地之際言感通
之遠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二垂至

越王不顧舊冢而吳人服

蓋句踐也

以其所為順于人也

皆得民心也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于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

從其類也故詩有伐木之歌易有拔茅之喻也

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

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其鉤

鮑叔以為賢於已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

垂拱言無所指麾者也

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于鮑也

齊在魯北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

彌當聲誤為迷也因言賢者歿猶得士也

史鮑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即死

言死于今一曰即就

治喪于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
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于北堂

而猶汝也

于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
失容

造然驚慘之貌

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

進之為卿

召迷子瑕而退之

案各本脫之字今從方本

徙喪于堂成禮而後去

衛國以治史鮪之力也

成禮復正室

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

矣

故論語曰直哉史魚

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其身以彰

君之惡名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
解衣被髮為狂而去之

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

凡諸侯之卿大夫有功德者則命之立族使其子嗣
之以守宗廟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昔宮之奇
諫虞不從亦族行之

自是之後殷并于周陳亡于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
失箕子與鄧元也

紂以文王十二年殺比干十三年為武王滅陳靈公
魯宣九年殺泄冶十一年而楚子縣馬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

案各本自訛作以脫魏字今從

方本及賈

誼新書

昭王易王之子燕王平也能師事郭隗而為之立宮
室于是修先君之怨于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
魏齊至之

于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于莒

閔王威王之孫宣王之子齊王地也閔王三十年昭
王與晉楚合謀而伐齊齊師大敗樂毅為上將遂入
臨淄閔王出奔於衛衛不安去之鄒魯又不納焉遂
去于莒也

燕度地計衆

案度各本訛作
支今從方本

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

申意至于此者

案而各本作
如今從方本

由得士也

度猶計也昭王曰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之然得
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恥孤之願也

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

案恒各本訛作宜今從方本

得賢者安

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故韓詩外傳曰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安也

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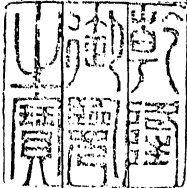
今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于卻走而求及于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而

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于當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

案此條有脫文賈誼新書云夫聖人之于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興微子之後封比干之墓見于本紀樂記云太公者

公襄之也



大戴禮記卷三